

*B*  
Bin Fen Wen Cong  
缤纷文丛

# 牵着彩虹走

——在美国的日子

*QIANZHE CAIHONG ZOU*

戴凡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牵着彩虹走

## — 在美国的日子

*QIANZHE CAIHONG ZOU*

戴凡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牵着彩虹走：在美国的日子 / 戴凡著 .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  
(缤纷丛书)  
ISBN 7-213-02020-X

I . 牵… II . 戴…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  
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897 号

### 牵着彩虹走

——在美国的日子

戴 凡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上虞印刷厂 (上虞百官镇横街路 3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18.6 万
印 数	1 - 7000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b>ISBN 7-213-02020-X/I · 17</b>
定 价	1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大学快毕业时谈上了恋爱，有一天我口出狂言说日后要用中英文写作，男友信以为真，读我的情书时倍加投入，硬说是看出了我日后大器晚成的迹象。我心虚起来，后悔自己说了大话。

念研究生时确实在日记中断断续续地写了些想像中的一部小说的片断，却胆怯得没敢给任何人看，工作后就慢慢断了这个念头。

好些年后到了美国。偶然与快要回国的同事周小兵聊起在美国的感受，他以专业的本能建议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他的三次电话说服了我：他讲了一个台湾女孩和她父亲的故事，我听了连说我爸爸的故事更动人。“那你就把它写出来呀！”他说。

于是我写了《生命的延续》，这个过程把父亲去世三年来积在我心中的痛苦释放了很多。周小兵说写得不错，喜得我又写了两篇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第二大中文报纸《侨报》把这三篇文章都登了出来。

我大受鼓舞，从此每两周写一篇文章，后来发展到不写就

不舒服的地步。令我信心倍增的，是《侨报》副刊编辑陈楚年老师，他从未退过我的稿，使我在美国两年的业余写作有了一个很好的练笔机会。

回国后我很怀疑自己是不是除了美国的事就写不出别的文章。好在及时认识了中文系的艾晓明老师，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好得像中学生似的，三天两头见面，互相交换文章。艾晓明给我的鼓励，使我有信心继续写下去，经她的介绍，我的不少文章见了报。有时我很天真地想，我应该写下去，至少不让艾晓明失望。

在扬言要用中英文写作的十几年后，我真的这样做了。这种写作来得那么自然，以致当我“发现”这件事时，足足兴奋了好半天。

我想出版这个集子，除了告慰以上提到的朋友老师以外，还希望跟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并希望我的经历可以使那些对写作感兴趣又一直没动笔的朋友有一点启发。说到底，写作最重要的是有感而发。请相信，总会有人对你的感觉有共鸣。

戴 凡

1999 年 9 月

# 目录

自序 1

## □留学心路

- 牵着彩虹走 3
- 在美国读书 6
- 站在异国的讲台 13
- 里外不是人 17
- 五天的女侍应 22
- 学会独处 30
- 花季依旧 33
- 问心无愧 37
- 寻找上帝 40
- 圣诞礼物 44
- 毕业 47

## □美国故事

- 旅途小事 55
- 过境 60
- 雪天航班 65
- 盲人的眼睛 69

- 化险为夷 73  
电影讨论会 77  
吃喝在美国 81  
学开车 87  
车的烦恼 92  
总统初选 97  
熔炉的节日 106  
爱尔兰人的节日 111  
谈情说爱 116  
打情骂俏 121  
情到深处时 126  
婚礼 130  
家庭旧货摊 135  
美国人的健康意识 139  
美国的电话服务 143  
宠物在美国 147  
大洋彼岸的小鸟天堂 152  
幸福儿童 154  
购物：挡不住的诱惑 158  
美国的电视业 163  
苹果熟了的时候 170

## □我的美国朋友

- 我的房东 177  
凯莉的故事 181  
好朋友麦特 188  
忙碌的凯茜 195  
小朋友辛蒂 200  
学堂里的后来者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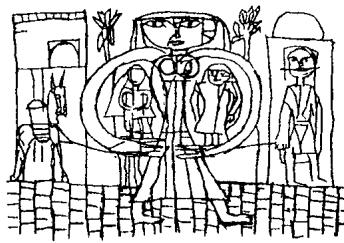
自得其乐的穷学生 209  
系里的秘书 213  
上海寻踪 216

## □情感四季

我是中国人 229  
生命的延续 233  
第 11 个情人节 238  
唔哑,生日快乐 242  
稚儿趣事 248  
妈妈,我爱你 254  
想妈妈的日子 260  
大舅的故事 264  
我的阿婆 270  
再见,美国! 273

# 留学心路

---





## 牵着彩虹走

带着浓浓的乡愁、离愁，我走进了太平洋那一边的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Albany)分校校园。

到校第二天，一位热心的老生带着我在校园里熟悉环境。我机械地跟在后面，很不投入地看着陌生的一切。忽然，眼前出现一段彩虹——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校园中心的喷泉里：几股自然的色彩凝在一起，优雅地斜跨在几道喷涌的水柱间。那迷人的色调，雅致的弧度，使我感受了到美国后第一次喜悦。

“看，彩虹！”我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老生习以为常地应了一句：“对，彩虹。”便带着我去看更重要的地方：图书馆、系办公室、计算机房……但我的心，却留在了那段彩虹上。

几天后，我一个人走过喷泉，无意中又看到了彩虹，顿时生出一种他乡遇故人的感觉。那一段彩虹，任由几道水柱冲击着，平静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态和本色。刚到美国，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知心朋友，令我觉得生活一片灰暗；唯有这彩虹，以它沉默的美、鲜亮的颜色和柔韧的弧度，提醒着我生活的美好。

我心头的惆怅开始慢慢退去：不管怎样，生活中还有美丽的彩虹。从那以后，带着彩虹给我注入的活力，我开始了紧张的校园生活。只要有时间，我就往喷泉跑，好像着了魔似的。

有一次，我离开喷泉时随意地往后看了一眼，猛然发现彩虹在跟着我走！我一步一步地走上阶梯，它也一点一点地往上移；当我再迈上一级楼梯时，彩虹蓦地消失在空气中。我的心因此而停跳了一下。我忍不住又一步一步往下走，往回退，直到彩虹从一个神秘的所在生长出来。我越往后退，彩虹延伸得越长；往前走，它就缩短乃至消失。我着迷地向前走、往后退，终于找到了那个稍纵即逝的临界点——稍往后仰，就看到彩虹；稍朝前倾，就失去彩虹。那一刻，我忽然醒悟到：平白和色彩、平淡和美丽、平庸和伟大之间，其实只是一步之遥。

一个下午，我又去看彩虹。到了喷泉边，却见一块巨大的云层遮住了太阳。以后几天，都是阴天多云。我失魂落魄地绕着喷泉走，心中一片迷乱。彩虹带给我的自信和力量丧失殆尽，喷泉的水花更扰得我心烦意乱，我常常是走到喷泉边又逃也似的离去。

好不容易等到了晴天！中午下课后，我赴约似的跑向喷泉，迎面扑来的是一幅让人心颤的画面：清丽的蓝天下，一条高纯度的彩虹优雅地展开半圆形的完美弧度，飞越于几十道水柱之间。喷泉中心几条最强的水柱奋力冲击着彩虹的最高点，蓬勃的水柱在力竭的终极处化作温柔的水花，听凭地心吸引力的支配向下落去。有些水珠在半道上遇到新的水柱，又身不由己地被推着往上窜，重新奔跑于彩虹周围；彩虹则博大地张开双弧，迎接、拥抱着每一滴水珠。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生怕一挪位就会破坏这个完美的画面。

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的沉落,彩虹会慢慢残缺,变成以前看到的那种一小段的弧。完美的彩虹就像绝对幸福的生活那样可遇不可求,稀少得近乎只是一个概念,让人心里明白却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太多磨难的我从来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力量使许多历经磨难的人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只是在面对喷泉和彩虹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这些人一定看过或期望看到彩虹的美丽:因为这个完美概念的存在,许多人才在残缺的生活中一次次地站起来,修补着缺陷和遗憾。

我感到了一种优越感,一种使我变得坚强和自信的优越感。我深深地看了一眼蓝天、喷泉、彩虹,缓缓地走下楼梯。彩虹一步一步地跟着我,慢慢地失去它完美的弧度,移出喷泉,散失于空气中。我闭上眼,深深地吸了口气,分明看见那道半圆形的彩虹还孤立在我的心海里。我放心地向前走,牵着那道彩虹……

## 在美国读书

80年代以后，美国各大学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他们无一例外地对在海外求学带着美好的憧憬，因此，许多人为到美国而低声下气地求人、借钱，只觉得大洋彼岸的新生活会适时地补偿这一切。

不曾想在美国当学生是件苦差，且不说所有科目都是用跟中文相去甚远的英语进行教学，也不说各科的教授如何不近人情地布置作业，单说为了能在学校继续受苦而挣钱这事，已经够中国留学生们适应一阵子了。

相比起来，我是极幸运的一个，毕竟我得到了所有中国留学生都为之奋斗的免学费和每周20个小时助教的美差，不至于四处找散工或打黑工。不过，美国人不会轻易地给你发工资，20个小时助教工作的概念是听两个教授的课，安排3个小时为修这两门课的学生答疑，还要为教授批改作业。此外，你的“正业”是修三门课，去读一本本厚厚的书，写论文……一句话，苦不堪言。

都说中国人最能吃苦。个个都说忙，人人都道苦，可最后没有熬不出来的，而且大多数人都能找到好工作。只是回头想

想，总有“不知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感叹。

我最大的灾难是统计学课。在国内学的是英语专业，到了美国改学人文地理毫无优势可言。虽说基本能应付下来，但必修课之一的统计学令我从注册那天就开始担惊受怕。更糟的是，同学、教授没有一个同情我的，反而不解地说：“你可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没有数学不行的！”

这一下，我的压力更大了：总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吧。于是，如临大敌地去上课，课外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花在了这门课上。好在各门课的教授都设答疑时间，我唯一的招数，就是每次都去刨根问底一番。教统计学的教授是个心地极好、水平很高但有点神经质的人，去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为了维护“中国人个个数学都行”的神话，我决定厚起脸皮每周找他两回——老实说，自己都觉得自己挺讨厌的！

好在教授不那么看。有一天，一位老师告诉我：统计学的教授说我很会提问题，说我基础不好但一定能学好，听得我受宠若惊之余心花怒放，于是变本加厉地看书、提问题，逐渐地在云里雾里看出了些许光亮来。

考试前，教授出了很多复习题，并说如果能把那些题做出来，考试就成竹在胸。那些题目马上成了我的圣经；几天以后，我对统计学不敢说融会贯通也可以说粗通了。

考试后的第三天，我遇到了那个教授，他对着我意味深长地笑，我不禁心虚起来，憋出了一句话：“你说我敢问考试成绩吗？”

教授很残酷地对我卖关子：“这次考试绝了，50 多个人只有 5 个人得 A，这 5 个人全是外国学生，还全是女的。”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像是在等待他的恩赐。

“你是其中的一个！”教授终于不忍心了。

“真的？！”我几乎要跳起来——须知，我已经把某种爱国主义情绪融进了这门课。“你知道，这会儿我是承受不了玩笑的！”我忽然担心起来，话里竟带了点威胁的语气。

“我发誓，是真的！”

我对统计学的认真态度大概过了头，令那教授很放心地指名要我当他下学期的助教。我心慌意乱地找到他：“我的基础不好，……怕达不到你的要求。”

“你的情况我了解，我可不是随便把你叫来的。”教授的话让我更加心惊肉跳了。

在第一节课上，教授对全班介绍：“我们的助教上学期是从零开始学这门课的，现在对你们来说她已经是专家了。有她的榜样，我相信大家都能学好。”

“嘿，放松点，美国学生可不像你那样刻苦，他们不会问多少问题的。再说，有什么招架不了的，你就让他们来找我。”课后教授总算给了我一颗定心丸。

从此，我一周有两个下午要在办公室里坐上一个半小时，等待随时会出现的有问题的学生。每一次，我都会祈祷般希望学生不要来，因为我实在担心自己胜任不了那个答疑的角色。

还好，学生跟我一样要同时应付好几门课，也要打工挣钱，顾不上什么统计学不统计学的。

偏偏在我有点松懈时来了第一个学生。

“这道题我想了很久，今天正好路过，就顺便来问一问。”学生大大咧咧地说。

我感到自己在冒汗，故作镇静地微笑着，眼睛紧张地看题目。“就是这道题吗？”我不敢相信地问。

学生点点头。我放心地笑了,  $n$  个数的中数不就是最小和最大的数加起来除以  $n$  么? 这可是统计学最基本的呀。学生满意地离去了, 我却若有所失: 他怎么不提个难点的问题让我有点成就感呢?

又守了一段时间的空办公室, 一个女孩不期而至。“我怕极了统计学, 我实在听不懂, 教授让我找你谈谈。我想,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补补课呢?”

这回是非同小可了, 但我的位置不允许我对她说不。

“你看过课文没有?”我问。

女孩摇了摇头, 脸上有了点不好意思。

“老实说, 我也听不太懂教授的课——实际上, 他讲得比课文内容难多了, 上学期我的好多同学都说听不懂。我也是靠看书才明白的。你何不先回去看看书, 然后再来找我?”

“行, 那我下星期还来找你。”

下一周我严阵以待。女孩说她看书了, 看明白了不少, 但也还有些问题。

“我也一样。我花了好多时间看书, 然后把问题记下来去问教授。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找我, 一是找教授。找我的好处是随便一点, 找教授的好处是可以让他加深对你的印象。”我知道, 美国学生都希望教授能记住自己, 这对期末的评分总是有好处的。

“你说我能学好吗?”女孩忧心地问。

“当然, 我能你就能。别忘了, 我还是在异国学的呢。”

女孩眼睛亮了一下: “我也在准备到国外读一年——明年我想到英国去。”

这回轮到我的眼睛亮了: “我在那儿呆过一年。到了英国,